

教师节
起立,
老师好!

一份给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一句向老师最深情的表白——

没有你,我可能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有一种幸福与感动,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春去秋回,光阴为证。在该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学生成长为自己心目中“好老师”的故事。从事了同样的职业,便与老师拥有了相似的心境,也更能理解老师成风化人的职责所在。

人生,由一段段旅程组成。在下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老师,为学生的成长引路筑梦。

大学教师童妍:
人生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

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才艺平平,是班里的小透明。

四年级时的一次转学,让初入新班级的我充满了新奇和期待,但更多的是焦虑与胆怯,性格也变得更加内向。教语文的冯老师就是这个时候出现,成为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

还记得那时我们每周要交一篇小作文以及一篇周记。老师会在下周一的语文课上,选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当堂朗读。能够得到老师的肯定和当众表扬,应该是每个小学生最得意的事情,我也不例外。我在周记里记录心情,并表达了这种渴望,希望能被看到。

果然,下个周一冯老师朗读了我的作文《爸妈带我去观灯》。现在想来,其实那篇作文不乏错字错句,是冯老师细心地为我修改了语序,重新措辞。具体内容我已然记不清楚,但是那天老师鼓励的微笑,同学们的羡慕的眼神,到现在还会浮现在脑海。那一天的老师像发着光,照亮了在孤岛浮浮沉沉的我。

此后,冯老师也经常给我开小灶,讲诗词、水浒传、哈姆雷特……也不断创造机会让我表现。我开始参加朗诵比赛、演讲比赛、作文大赛,在努力学习和展现自我的同时,交到很多新朋友,逐步建立自信,塑造乐观向上的人格。

于是,一粒种子在我心中播下了,就是对教师这一神圣职业理想的种子。高考填志愿,我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让这颗种子在爱的雨露和关怀下渐渐生根发芽。

大三的时候,我听了一场查明建先生关于“学问与人生境界”的讲座,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人文情怀的精神魅力。于是,我考入上外并师从查先生。不管行政事务多忙,师父坚持每天回复学生邮件,或修改学生论文,或给学生讲解文学经典。那是我第一次思考什么叫“乐教勤业、以文化沐浴”。

师恩仿佛昨日,铭记于心薪火相传,而今有幸作为一名高职教师站上讲台,我有责任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常存育人之责,为学生的光彩人生和职业理想架桥铺路。

在读研究生旻夕:
元光,愿下次相遇,
和你道一声“好久不见”

在“元芳体”风靡一时的年代,我们遇见了老师元光,那句走红的台词被我们戏谑成了“元光,你怎么看”。

和每一个中年男人一样,元光也拥有一个标志性的啤酒肚,他走路来总是慢慢的,像只步伐沉稳的企鹅。他比他教的物理还难懂,所以我们从没走近过他,也没有人真正地了解过他。

记得有一次,当别人晚自习都把头埋在试卷里的时候,我正见缝插针地往梦想里钻。等我意识到元光站在我身边的时候,眼前的写作本已经来不及收起来了。我整个人头皮发麻地坐在那儿,祈祷他没有看到我的不务正业。

“你这是在干什么,课间来我的办公室。”我慌张地把本子往书桌里一塞,打开数学笔记本发呆。

“你觉得你能成为韩寒还是郭敬明?你觉得自己已经写得很好了吗?在我看来不见得吧……”他的语气不严厉,甚至还带着一丝温和,但在走向教室的路上,我像失了魂一样心空落落的。之后挺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碰写作,跟别人一样埋头看书做题。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你必须走的路,一条是你想走的路。你只有走好必须走的路,才能走你想走的路。”后来忘记在哪里看到这句话,和元光那时跟我说的如出一辙。如今我见到那些梦想很大、成绩很差的中学生,我也会给他们讲两条路的道理,因为饿着肚子谈梦想不是情怀,是逃避和不负责任。

元光出现在我最不爱听别人讲道理的中学时代,如今我却抱着元光当年的那些道理读完了研究生。他当年总是说“满意识,做题要有满意识”,那时觉得完成比完美重要,上了大学才知道,追求完美才能战胜惜败和遗憾。

毕业之后,跟元光擦肩而过了两次,有很多话想说却又哽在喉头,只能看他背影越走越远。希望下一次偶遇的时候,我能勇敢地不再驻足错过,而是快步走上去说:“元光,好久不见。”

研究生烧山大爷:
因为她,我在葱茏的
“动植物园”度过了高三

去年6月,我听说了花地湾越和花鸟鱼虫市场要拆迁的消息。除了略带不舍,我想起了自己“动植物园”般的高三生活和为了给我们放松心情费了许多小心思的余莉老师。

余莉是我高三那年的班主任,在文科班教政治科。

2014年夏天,我们升入高三,她让大家都清空桌面,并每人配上专属小盆栽。我和楚君作为集体代表去离学校不远的花地湾越和花鸟鱼虫市场采购盆栽。一下课,大家就把自己的绿植晾在楼道里,葱葱茏茏的。

除了要求我们买盆栽,余老师也让我和楚君给班里买了两只巴西龟。余老师想给它们分别取名为“北大”和“清华”,但她拗不过我们,最后一只叫“招财”,一只叫“进宝”。原定是全班同学轮流换水,最后只剩下我热爱这项事业,我和乌龟最亲了。

一摸之后,我把龟盆放在班门口,贴上纸条:“投币壹元,高考总分加壹分。投币壹佰元,直接上北大。”余老师没有制止我,反而自己每天喜滋滋地来数硬币数。后来,纵然我一摸考了个稀巴烂,状态奇差,老师只是让我调整高原期,却没有让我丢下“招财”“进宝”不管。

升大学的那个暑假,“招财”“进宝”在我家过渡了两个月,最后在余老师的劝说下,我把它们归还给学校——又是16班,又是文科重点班。

只是在我大二那年,听说“进宝”去世了,又过了一年,“招财”也没了。余老师很伤心,我同学悄悄告诉我她哭了很久很久。

高三生活高度机械化和模块化,盆栽和乌龟像是老师别出心裁的生活调节剂,一种略显散漫的、对单一生活的小小反抗。余老师曾提过,她想让我们在时刻紧绷的高三时期也能放松身心。六年过去,我也已经研二了,还是时不时想念余老师,和她打造的高三牌“动植物园”。

漫画家粥悦悦:
改变我一生的金辉老师
你好吗

曾经的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漫画家”。这一切,可能都源于初中那位高高瘦瘦、时髦又严厉的班主任金辉老师,如果不是她为我在初中毕业时的选择“愤怒”与执着,我可能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从小就喜欢到处涂涂画画的我,因为家境不好,身边从来没有人重视过我爱画画这件事,直到遇到初中班主任金辉老师。印象中,总是穿着职业套裙、打扮精致的她,对待学生却是相当严厉,高瘦身体里,也总是传递着一股不可轻视的巨大能量。

发现我热爱画画、文化成绩又不错后,她在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找我进行了一场用心良苦的谈话,并建议我选报职业高中,可以兼学画画。她说:“你文化成绩不错,还学个一技之长的话,将来会大大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更容易考上好大学。”

但那时候一心想考重点高中的我,自然不甘心,便一口回绝了。

但一心为我前途着想的金老师却没有放弃,又找到我爸沟通。没想到,我爸竟说要我读个卫校要早点出来工作……被我和我爸两个顽固不化的人气到快哭的金老师顿时“怒了”,留下“这是你的女儿,我只是建议,你们自己考虑吧”的话,便离开了。

也许就是因为老师的执着和“愤怒”,让我和我爸重新仔细思考和审视的这个问题,最终听从了老师的建议,用一个可以读重点高中的文化分数,进入职业高中美术班,学习到了真正专业的绘画。也正如金老师说的那样,我最终用不错的文化基础、加上不错的专业技能,轻易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

现在想来,正是金老师的那份“和十几岁孩子谈竞争力”的良苦用心和我遇上的好时代、好机遇,成就了今天的我,让我在自己喜欢的绘画领域,在这个高手如云的社会中,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